

# 蔡惠芳老师，我们又回到了你的身边……

张立民 67 届

也许是年纪的关系，最近常想起蔡老师，也一直想写点什么。日前，收到同学聚会的照片，受了鼓舞，终于动笔。

我们初一时的班主任是火观民老师，初二时，蔡老师接班了，我们生活中就多了一位母亲。蔡老师衣着整洁，举止端庄，脸上总洋溢着蒙娜丽莎似的微笑，给人以祥和与安宁。她确是位虔诚的基督徒，将事奉主为己任，终生未婚。蔡老师慈祥地呵护着每个同学，不管其出身，也不分贫富或课堂表现。我们都象孩子般围在蔡老师的周围，沐浴慈母般的宠爱。

实话实说，我一开始并不喜欢蔡老师，还有点恨她：我是班上的调皮生，总惹事，蔡老师也就隔三差五地上我家告状。于是，晚餐桌上常出现这样一幕：母亲刚说：“今天，蔡老师又来了……”，父亲就吹胡子，瞪眼睛，我也就“啪”地一声放下碗筷，静候训斥。第二天，见到蔡老师，我就会很不情愿地打声招呼，眼睛故意不正视她，她却一点不在意，总是温和地迎上来，问一句：“是不是又挨骂了？”，然后，她会温柔地抚摸我带着油腻的头，帮我翻好肮脏的衣领，又轻声地说上几句，弄得我鼻子发酸。后来，我进步了，蔡老师和母亲都很高兴，可她依然常来我家坐坐，原来她和母亲谈得来，成了朋友，可能是因为母亲虽是佛教徒，和蔡老师信仰不同，但她们都能遵循与人为善的做人道理。还记得某星期日，一大早，就有人敲门。我开门一看，又是蔡老师，我很恼火，大声质问：“我又做错什么了？”蔡老师笑着说：“你没有，我不是来告状的。”我放下心，这才注意到蔡老师的脖子上新系了一条淡紫色的丝绸巾，楚楚动人。这时，母亲也笑盈盈地迎过来，说：“立民，今天蔡老师要带你去见校长。”母亲催着我穿上新买的灯心绒两用衫，我就和蔡老师一起去了朱校长在永嘉路上的家。路上，蔡老师和我说了事情的由来：原来，位育中学（时称五十一中学）和位育小学（时称襄二小学）正在试点中小学十年一贯制，朱校长和吴校长分别是两校校长，又是夫妻。他们的儿子朱丹和我都是位育小学毕业的，朱丹是六年制，我是第一届五年制，后又都是位育中学 6 7 届初中生。朱吴两校长想近距离地个别接触一下五年制学生，以作进一步教改的打算。他们找了蔡老师，我就被选上了。两校长似乎早有准备，十分热情地接待我们，塞给我糖果，让朱丹陪着我。我已记不清大人们当时谈话的内容，只记得朱说：位育初中每届招八个班，是从每四名报考学生中录取一名，到高中时，还要淘汰一半，因为只有四个班。蔡老师马上接口，说了我一大堆优点。朱听着，笑而不语，吴校长则说，高中是要重点招一批小学五年制的，不然，我们怎么总结十年一贯制的经验？回家的路上，蔡老师夸我表现很好，还在永嘉路和襄阳南路口的乔家栅，给我买了一个肉包子（九分钱一个，半两粮票）。

不想，就是这样一位慈母般的蔡老师，在文革中受尽凌辱。可怜的蔡老师，孤身一人，也没个伴，只能剃着阴阳头，独自离开容她不得的尘世，求得解脱。当我把这一噩耗告诉母亲时，她只叹了口气，淡淡地说：“知道了。”这不象母亲平时的为人，也许她已麻木了，见怪不怪，毕竟人的眼泪是有限的，它需为无限的悲剧准备着。不过，当晚的饭桌上，母亲撤去了本已少得可怜的荤菜。

就在蔡老师身处绝境时，我们中二（7）班至少有两位女同学勇敢地前去探望！我固然敬佩漂流长江的强壮的男子汉，他们高昂起坚硬的头颅，去搏击激浪和险滩，用生命和血去征服大自然。我同样敬佩这俩位弱小的女同学，她们蔑视世道的邪恶，挑战人性的冷漠，凭着信念和勇气，硬撑住中二（7）班真，善，美的全边天。我对蔡老师虽没训过一句话，可我也没送去宽慰的只言片语，虽没动过一个手指头，可也没投以同情和鼓励的目光。对自己的懦弱，我感到羞愧，我受自己良心的责备。

所幸的是，今天我们可以告慰蔡老师，你昔日的学生们已洗心革面，进行了灵魂的大扫除。他们断线再接，重新欢聚，了却四十多年前的恩恩怨怨。蔡惠芳老师，我们犹如曾经迷路的羔羊，又回到了你的身边……

## 她在天国望着我们

—缅怀最难忘却的班主任蔡惠芳老师—

65 届 徐宏亮

“我们都会去你那儿，可你却永远不会回来……”这是一段墓志铭，读着，有种深刻的伤恸；听着，想起一颗令人心碎的灵魂……

1963 年秋，教室里来了新班主任，微黑的肤色，严肃的神情，深黑的眼眸却分明透出一股慈爱，她正是蔡老师。

相当于大多数母亲的年龄，四十不到，无儿无女，独身，但她却已半辈子奉献于教育事业，对每个孩子都视如己出，当然，是一视同仁的严爱交加。

在她心中，所有的原则上面，还有一个更高的原则：那就是悲天悯人，回想起来，与特蕾莎嬷嬷相通……

那年 11 月，时任副班长的刘德胜同学家遭变故，父亲英年急病不治，摧垮了他的精神支柱，患上了极度神经衰弱，医生建议休学一年静养。蔡老师闻讯两次家访，目睹刘母一人独支，供养八个未成年孩子，恻隐之心，不能自己。她承诺，若一年后刘德胜重返课堂，即使不再在她班上，也要向学校为他争取助学金……

为舒解病休期的心情，她五次邀请刘母带着他到自己家做客，嘘寒问暖，无微不至。她觉得，一位母亲能如此坚强，勇于担当，她自己已从深深的同情，提升为敬佩。一次，考虑到位育（当时的五十一中）英语要求高进度快，重返学校恐怕跟不上，特意联系了光明中学旁，前身是很有名的中法学校的补习机构，并亲自陪同去报名……

一直到很晚，蔡老师与刘妈妈保持着一种类似姐妹的情谊，其中她多少竭尽所能的付出，至今回忆，令人唏嘘。，这样的师生关系，老师与家长的深厚情谊，贯穿在她以后也是最后的两年教学生涯里，刘德胜同学的幸遇，仅是早先一例……

“天地位焉，万物育焉”，在平正的心灵里，世间万物才会如初洗般祥和明净。蔡老师是位育校训最忠实的践行者。她在课堂内外，一言一行，都传递着做人而后成就学业、事业的教诲。这充满位育精神的教导，一直是我们的路标，终生指引着我们，施惠与我们……

不苟言笑的背后，蔡老师时有真心情的流露。第二学期，班上转来两位女同学，巧的是两人都是 double 名：仇纽纽与何米米。常常在午休时，她会做进教室亲切地喊着“米米！纽纽！”由衷而发的笑绽放在脸上，这是内心开出的花……

六四年秋，蔡老师离开我班，接任下届的班主任。一年后，不该来的不可躲避的来了。人妖颠倒的岁月，位育历史上最没有教养的时期，学校档案被心怀叵测地撒播开来，冲锋队附身的一小撮学生手持皮带、棍棒和剪刀，扑向曾经含辛茹苦地教导他们、眼下又手无寸铁的老师。蔡老师在首当其冲之列……

有生以来最可怕的羞辱，在“触及皮肉才能触及灵魂”借口下的肉刑，长时间被迫的自我毁谤……最令老师胆寒的是，他们拿起了剪刀，按下了她的头，半边头发被剪去，另一半被绞得坑坑洼洼，人的尊严一下子被打入尘埃，搅拌着血与泪，被恣意践踏！

蔡老师遭难的消息很快传开，一位曾受过她关爱的学生母亲赶忙祈祷：“蔡老师是好人，蔡老师是好人！她不会有事的，她不会有事的！”

有多少人为她的遭遇怨愤，哀绝……

“老天爷你年纪大，耳又聋来眼又花，你看不见人来听不见话，……”

持斋行善的活活挨杀。老天爷你不会做天，你塌了吧！”明末的民谣，又在人们心里响起……

夜幕降临，受到突如其来摧折的老师获准回家。蔡老师无助地坐在街边痛哭。男生女生都心急如焚：怎样才能帮帮她？去看看她？四个女生冒着第二天陪斗的风险，走出了这一步……

蔡老师步履蹒跚地走着，每一步都异常艰难，犹如背着十字架，一路走过各各他……悲天悯人！“我能回家？我怎能回家？我这样子怎么回家？”她发出天问……

在夜色的掩蔽下，她终于回家了。人在最绝望是，生死的界限变得模糊。我们无权苛责她的软弱，因为她感到生不如死，她只想解脱，她想到了生命的彼岸，想到了天国，犹如伏契克《报告》里幻听到的歌“那里没有黑暗威胁我，那里照耀着光明与晨曦……”

她在找一根绳子……

五十年过去了，从来不会忘记，永远也不需要想起。

我至今无法读到她弥留间的心语，总觉得她在天国望着我们……

五十年过去了，我至今不知是否有谁给过她一个说法……

“死去何所道，托体成山阿”，想她，念她，有我们65届六班，67届七班，还有谁？

五十年过去了，我至今只知道校史馆里，这一段历史是空白，据说的理由是：太复杂，太难写……

精神缺钙的国人啊，何时才能明白：面对暴行保持沉默，等于纵恶！

她在天国望着我们，似乎要我们说些什么……

五十年过去了，蔡老师，你曾习以亲近的米米，纽钮早有了自己的女儿，仇纽纽最能开枝散叶，已有三个外孙承欢膝下……

常累你操心的两个调皮男孩，也早成家立业……

我们常想着你，总觉得，你在天国望着我们……